

佛教研究法



呂澂著

佛教研究法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
佛教研究法

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、发行

(扬州市凤凰桥街24-6号)

金坛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1168×850 1/32 印张: 4.8125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 广陵编号: 070

定价: (精装1册) 6.30元

影 印 说 明

吕澂是近代著名佛教学者，他的多种佛教著述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。本书大体以文献资料为主，分为藏经、佛传、教史、教理四部分，各疏解其概略，列举参考典籍书目并释题，使读者知研究某项应读何书。据作者言『是篇所述，即欲指陈实际研究方法，以为初学之一助』。是一部简要而有价值的佛学研究参考书。据民国《佛学丛书》本影印。

緒言

佛教研究，應時代思想之需求，至今日而驟盛。好學之士厭薄物質科學，遂趨安寧立命，輒改趨於佛教。然而佛教範圍廣漠，內容繁賾，得門猶難，況言入室。吾輩見徘徊迷失廢然而返者衆矣，是皆未知研究方法之所致，亟須有以救正之。此篇所述，即欲指陳實際研究方法，以爲初學之一助。大體以文獻資料爲主，區分藏經佛傳教史教理四部，各疏解其概略，列舉參考典籍名目并釋題，俾讀者知研究某項則應讀何書。前三部多據日域深浦正文氏之說，最後教理部則編者自抒其意，以知見之所係，不容疑似之說也。至於佛教研究資料，文獻而外，猶有藝術一方面，編者當另篇論之，今不及焉。

佛教研究法目錄

緒言

第一篇 藏經

第一章 藏經之意義及其原本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藏經之國譯及印刻……………八

第三章 藏經之組織……………一三

第四章 藏經之目錄……………一六

第五章 參考書目……………二〇

第二篇 佛傳

第一章 佛傳之概要……………二三

第二章 研究之困難……………二八

第三章	參考書目	三〇
-----	------	----

第三篇 教史

第一章	教史研究之範圍	五九
-----	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	印度教史概略及其參考書	六一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	中國教史概略及其參考書	九三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	日本教史概略及其參考書	一七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篇 教理

第一章	教理研究之內容及其次第	三一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	概論研究之參考書	三五
-----	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	參考之辭書	四三
-----	-------	----

佛教研究法

呂澂編述

第一篇 藏經

第一章 藏經之意義及其原本

佛教研究之根本典籍，首當推藏經。所餘之古人撰述，類皆由是流出派生。故初學之士，先應於藏經具清晰概念，而知佛教文獻研究之所由始也。曰藏經者，乃我國對於佛教教典集成之總稱，有時亦謂之大藏經，一切經，或三藏經。藏字是梵語毘荼迦 Pitaka 意譯。原語本指竹篋之屬，可容花果等者。佛典集成，其攝藏涵容亦猶是，故取喻爲名。而於佛說一代之教，判爲經律論三藏。我國翻譯以較雅馴之詞易之，謂爲三藏。即經之集成名經藏，律之集成名律藏，論之集成名論藏。稍後更有藏經之稱。經係梵語修多羅 Sūtra 之譯。本意是線，謂能貫穿花束令不散失。佛說教理，經以貫攝之，亦猶夫線也，遂譯稱經。三藏之中，惟佛說教理解行之法，獨得經名，自餘則稱律，

稱論。後世推廣其意，以爲佛教典籍莫不關係佛說，概可稱經，故三藏又名藏經。至於一切經大藏經之目，均屬形容藏經浩瀚之意，自六朝以來即已通用，蓋其原來久矣。日本自中世鎌倉時代而後，亦仿用之云。

藏經之編纂，在佛滅度後未幾即已行之。依現存巴利文律藏小品 *Cullavagga* 之說，佛滅度後有愚癡比丘善賢竊以爲幸，謂不復有佛制戒之拘束。佛弟子大迦葉聞而有感，急思合衆編定佛說，以防非法非律之流行。爰於王舍城附近集五百大德比丘，舉行佛說之編纂，是爲佛說第一次結集。結集亦是梵語意譯。原文僧羯諦 *Sam* ^{gati} 指會誦而言。蓋當時編纂猶無書寫記錄，不過集衆傳誦，定其辭句，使不紛歧而已。又所編定者但有佛說教理與戒條之二類，即所謂法與律。其種類殆無幾，絕無如後世所稱藏經之廣博，然藏經之雛形骨幹固具於是矣。至於後世本此而見於記錄，因相承之流派乃至記述言語之相違，以至頗有逕庭，原本究屬如何乃極費研究焉。所謂記述佛典言語之相違者，其一類爲巴利語，*Pali* 又一類爲梵語，亦曰散

斯克語 Samskrit。蓋佛教以傳播之地理上可便宜的分爲南北兩方面。所謂南方佛教者，以今之錫蘭島爲中心，由是散佈於緬甸暹羅安南等地。北方佛教則以今之尼泊尔以北西藏中國爲中心，由是散佈於蒙古滿洲朝鮮日本等地。對照兩方佛教觀之，歧異處不一而足。尤著異者，卽上述之言語相違也。南方佛教主用巴利語記錄之佛典，北方則主用梵語記錄之佛典，其界限頗判然。

巴利語佛典之記錄，依錫蘭島史 Dipavansa 之說，乃當錫蘭阿跋耶婆荼伽摩尼王 Abhaya-vatthaman 時，始於大寺集衆傳寫，猶是依據舊日口傳，錄成土語。以西曆紀元計之，約在西紀前一世紀也。及後四百餘年，當西紀後五世紀初，中印度摩羯陀國碩學三藏曰覺音者，南來錫蘭，輒以印度本土之巴利語重譯錫蘭土語之佛典，并益以各種註疏，三藏皆備，於是巴利語佛典見其大成。後來流傳不絕，今錫蘭、緬甸、暹羅等地皆有之。其暹羅所藏者，當西紀一八九三年國王秋羅隆高恩五世 Chulalongkorn V. 登極二十五年紀念，嘗以暹羅文字刊行全部，以頒布各國大學及學會。

等，時人爲之耳目一新云。

其梵語佛典乃依原始佛教語而複譯爲佛教梵語者。其與巴利佛典之先後，極爲難考。但在佛滅度後六百年卽西紀後二世紀初，迦膩色迦王時，已經有之。至於近時始漸編知於世。其執介紹之勞者，當先舉英人荷德生氏 B. H. Hodgson。西紀一八二二年，氏嘗官於尼泊尔，發見此國之富藏梵語佛典，綴以公餘注力蒐集。終得三百八十部新舊寫本，提供歐洲學界。歐人其先但知佛典爲巴利語者，至是震於龐大之梵籍，不勝其驚異之感。影響所及，研究者競出，如彼有名之法國碩學比優諾夫 E. Burnouf 著印度佛教史序論，Introduction à l'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. Paris, 1845. 並譯法華經，Le lotus de la bonne loi. Paris, 1852. 皆稱傑作，卽因荷氏之刺戟而率先反響者也。但荷氏於紹介梵本之外，又發表數多論文，均爲斯學研究所必需。其於一八七四年所出之尼泊尔西藏語文宗教論，Essays on the Language,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, London 則尤爲集此類研究

之大成者也。荷氏而後，英人萊特 D. Wright 繼起，爲第二次尼泊爾梵籍之蒐集。萊氏爲當地公使館之醫官，自西紀一八七三年至七六年間，苦心努力得梵語佛典三百二十餘部，其外更得關於婆羅門教之多數古本，成績遂遠在荷氏之上。後劍橋大學教授奔獨爾因之製總目錄，稱劍橋大學圖書館佛教梵策目錄。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, Cambridge, 1883 於中備有考訂，資益佛典研究者固不俟言。乃至尼泊爾年代之推定，古代梵字之研究等，亦復多有借助於此也。

荷氏、萊氏皆於尼泊爾得多量梵籍，其地收藏梵籍獨富者，蓋亦有故。即當西紀第九世紀前後，回教徒侵入印度本土，以其「可蘭貢獻否則刀劍」Koran, Tribute or Sword 之精神，迫害異教，備極毒辣，所至之處，寺塔經卷莫不焚燬。由是中印之佛教徒不得不抱守遺籍，避禍他國。喜瑪拉耶山間尼泊爾國，僻處一隅，即屬僧徒趨避之一處。而其地早有佛教流行，兼以天氣苦寒，極適於梵策之保存，故得移藏佛典，輾

轉抄寫，流傳久久，及於近世，而爲荷氏等所發見。

尼泊爾蒐集梵籍之事，自後雖陸續有之，但於佛教研究上別有價值者，乃在晚近對於西域中亞方面之探險路勘。其事先有英人斯坦因氏，M. A. Stein 於西紀一九〇〇至〇一年在於闐有所發掘。又一九〇六至〇八年在甘肅燉煌大行發掘，所獲至夥。次則一九〇四至〇六年有德人格隆威豆 A. Grünwedel 之高昌蒐集，又一九〇九年有法人伯希和 P. Pelliot 之燉煌蒐集，乃至一九〇九至一三年日本亦遣橘瑞超氏往龜茲一帶發掘蒐集，均有所得。其對於學界之貢獻，可謂極大。不僅佛教研究之資料增多已也，佛教研究之方法上，亦因此啓言語學的歷史學的乃至考古學的研究之風，教理解釋愈益精密而入微，間接及於東洋學研究亦得甚大之進步。此誠晚近學界一可慶幸之事也。

以上略說巴利語梵語佛典之原本來歷如彼。至於各類組織內容，則屬於專門範圍，今從省略。卽由梵語之佛典，原本漸有我國之譯本，又有西藏之譯本，（其中一

部分仍由國譯重翻）展轉復有蒙古語滿洲語之重譯，日本語之直譯或重譯。種類繁雜，頗具百花繚亂之觀。然而比較各譯之短長，惟我國所譯即構成所謂藏經者，實最完美。其於量也，因譯業創始極早，歷久不衰，遂多獨存之譯本，今時他處皆不獲觀，而全體之量亦龐然無比。其於質也，又以譯業爲我國國民性真摯之表現，濟以我國文字之美妙，譯家巧於應用，遂能曲暢玄文，發露奧理，始較他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故佛典研究之資料，第一當推我國所譯藏經。吾人得資取研究，實爲無上幸事。乃若歐美人士之研究，因文字之扞格，勉強採用，每至有意外之誤解。舉其一例，如法國有名中國學者裴彌優沙 A. Régnusat 嘗譯法顯之佛國記，於西紀一八三六年刊行之。其譯拘薩羅國一段原文「刻牛頭旃檀作佛像」，誤爲刻牛頭而取旃檀作佛像。英國有名之古物學者浮格生 J. Ferguson 據此譯文，遂謂佛教崇拜牛頭，乃屬低級之宗教。（詳見所著樹木及龍蛇崇拜 Tree and Serpent Worship, London, 1868.）此種錯解乃由不明我國文字結構而來。其他類似之誤會，亦時時見之。故應用我國

典籍精深探究，自有獨到之處，歐美之研究但可爲參考，不宜妄爲附和也。

第二章 藏經之國譯及印刻

我國翻譯之藏經既爲研究之主要資料，其內容組織等事，不可不先有了解，以便應用。以次各章，卽就此約略釋之。

第一、翻譯之性質，因譯事常居我國佛教之主要位置，有譯場之特別組織，故翻譯各籍甚爲完備。自後漢明帝時至元之初期，凡一千二百年間，翻譯不絕。依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（西紀一二八五年）慶吉祥等所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統計，歷代譯家一百九十四人，譯籍一千四百四十部，五千五百八十六卷。此長時期間譯事，可分新舊之二期。舊譯時期代表之譯家，先當數姚秦之鳩摩羅什，次則後漢之安世高，支婁迦讖，吳之支謙，西晉之竺法護，東晉之佛陀跋陀羅，北涼之曇無讖，北魏之菩提流支，陳之真諦等，皆屬一代之大師，而由印度西域等地以來我國，故此時期亦可謂爲外國法師主譯之時期。其次新譯期，則唐代玄奘獨擅盛名。蓋奘師留學印度，十七

年間，博究五印之方言，精通教義之奧蘊。歸朝以來，新制譯法，努力移植佛典之原義，遂爲譯經史上開一紀元，而舉莫大之勞績。其後義淨、金剛智、不空等，各自發揮獨到之方面。此一時期亦可云本國法師主譯時期，兩期翻譯後先相俟，而三藏漸以備矣。

歷代翻譯既積而愈多，爲防散逸亂離之故，不可不有組織統一之目錄。加以我國國民性尊視文字記錄，於此複雜之翻譯，自然有編錄之要求。故自東晉道安編定綜理衆經目錄以來，各家大小經錄之輯成垂六十種，及今存在者猶二十餘種，可謂極多。但其間精粗得失，殊不一律。比較組織嚴密近於完備者，唯開元釋教錄。此篇爲唐開元十八年（西紀七三〇年）智昇所撰。其於典籍區分，翻譯來歷，敘述簡當，久爲藏經研究者之指針。如所總計當時現存之經典凡一千零七十六部，五千零四十八卷，後世每視此爲藏經之定數，而通稱藏經五千卷，可見其影響之大。但言實際藏經原無定數，因時代之推移翻譯之增加，乃至我國學者撰述之欽定入藏，其範圍次第擴張，數量亦不絕變動也。

歷代既有經錄，約略限定藏經之範圍，遂爲刊版所依據。唐時雕版之術既興，藏經亦漸有零刊本，此蓋於文獻可徵者。至於全部藏經之雕版，則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（西紀九七一年）時勅使者往益州監雕，故後世稱爲蜀本。此大業之完成在太宗興國八年（西紀九八三年）前後。歷時凡十二年。出版未久，卽流傳於日本及高麗。而後公私刊版繼續不已，至於最近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續藏本，前後版本有十四種。卽宋福州東禪寺本，開元寺本（合稱閩本），南宋思溪本（亦曰浙本），磧砂本，元杭州本，明南藏本，北藏本，武林本，萬歷本，清龍藏本，楊文會本，頻伽本，及影印續藏本是也。此中南宋紹興二年湖州王永從一族發願刊成之思溪本，又元至元十五年杭州普寧寺創刊之杭州本，及明萬歷十七年頃密藏幻余等創刊之萬歷本，日人嘗以爲宋本元本明本，與高麗刊本對勘，重刊一較完備之版本，卽一時通行之縮刷藏經也。我國頻伽本卽據以翻印。至於萬歷本形式作方冊，一破歷來之摺帖式，便於流布，爲益良多，後來書本藏經悉取法乎此焉。